

泉边有荫蔚,英灵自有风

——纪念苏似荫先生一百周年诞辰 高博文

在上海评弹团七十余年的历程中,名家辈出、精品迭现。除了流派创始人等名流大家,一批中坚力量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亦格外令人瞩目,苏似荫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1953年加入了当时的上海人民评弹团(今上海评弹团),在三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传承并创造了诸多至今仍让观众回味和赞誉的艺术经典。特别是他的说表技艺和人物塑造,在整个评弹界被称为一绝,一直为观众所津津乐道。惜乎先生花甲刚过即不幸离世,否则评弹的宝库中一定会有更多他的建树和成果。

余生也晚,当面得以聆听苏先生的演出也就仅仅一次。记得是1984年的夏天,为祝贺当时的评弹界青年汇演,他和江文兰老师周日上午在虹口区红星书场专门示范了一回《玉蜻蜓·关亡》,这回书是他们两位的拿手杰作,尤其是他演的“关亡婆”,做工老到、阴功绝倒,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待1987年9月我们入团学习的时候,他已故去一年了,虽然没能再次见到他并聆听他的教诲,但是在团里,他的名字却始终会被提起,他的艺术造诣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一直是上海评弹团整体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似荫先生是王柏荫先生的大弟子,又多年追随师祖蒋月泉学习并拼档合作,他对长篇弹词《玉蜻蜓》的继承和完善发扬是有巨大贡献的。我们所熟知的《智贞探儿》《双喜临门》《庵堂风波》等回目的文本形成和舞台呈现,无不倾注了他和江文兰老师的智慧和心血。在同道和观众的眼里“苏江档”的《玉蜻蜓》是品牌,更是艺术享受的保证。苏先生故去之后,江文兰老师开始着重于教学研究,记得她在教授我们《玉蜻蜓》中的《沈方哭更》一折时,忆及与苏先生的排书情景时,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不能自己。

除了对传统书目的继承整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似荫先生在现代作品的创作和演出实践中也展现了非凡的创演才能。长篇弹词《夺印》和中篇评弹《冲山之围》(后改名《芦苇青青》)等,他都是作者

之一并参加了演出。陆雁华老师还曾经说起过一件趣事,苏先生在《芦苇青青》中起了一个伪保长的角色,人物刻画十分生动,把奸诈走狗媚态丑态演得入骨到位而且不会脸谱化,当时是在仙乐书场驻场演出,连演连满。团里很多青年演员都是苏先生的“粉丝”,每当这回书上场前,大家就集合赶去书场,看他在这回书里的表演,连看了好多天而乐此不疲。苏先生的精湛表演赢得了业界和观众的充分认可和喜爱,所以当时很多中篇的演出阵容里都有他的名字,如《林中》《厅堂夺子》《大生堂》《白求恩》《白毛女》《罗汉钱》《海上英雄》等。另外,他在短篇弹词的创演中也有其独特的风格,比如根据花鼓戏改编的《打铜锣》和反映苏南地区农村生活的《营业时间》,这两个作品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经典。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先生意气风发,先后在《假婿乘龙》《暖锅为媒》等中篇里有出色的表演,数次赴港演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特别是在反映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生活的中篇评弹《颠倒主仆》中的表演,至今仍让人难忘。

苏先生是一位极富才华的艺术家,他最可贵的是执着和用功。在老一辈艺术家和他的同辈的眼里,“苏江档”的研讨剧本和排练的“苛刻”是出了名的,然而他们并不是死说书,而是熟能生巧,充分地把握语言技巧发挥到了极致,演绎功能丰富到了惟妙惟肖,说与唱浑然一体。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时包括苏先生在内的几位演员的家都不在上海,他们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在苏州、常熟的家,父母、子女均由家人照顾,自己安心蜗居在上海狭小的单位宿舍中,钻研艺术、尽心奉献而毫无怨言,为评弹事业为上海评弹团的传承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每念及此,深深地觉得他们是丰碑、是楷模,是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的榜样!

今年是苏似荫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作为他的晚辈,也是他忠实的粉丝,深切缅怀这位杰出的评弹艺术家,他的艺术和精神将永远铭刻在评弹史上,我们也将永远铭记他为上海评弹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大肚子银鬃不是一个寂寞的主。它腿短,小心看,还有点罗圈腿的意思。通常,我骑着它大半天,回到营地了,俯身下来的时候,它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的体重全部转移到草地上,我把马味儿十足的缰绳拴在油黑油黑的马桩上了,它攒足劲儿吭哧一口怪声,开始抖动全身的皮子,而后抖动黄色的毛。无论夏天的空气有多么清爽干净,无论它被雨水冲洗过多少次身体,无论它油光闪亮的皮毛看上去有多干净,它总能从这神奇

上。这是它的秀美长发,我之所以能一直容忍它,忍到极限也还能再忍,多亏了这束银鬃。但它不知道是这个原因吧?以为我很舍不得它呢。

大肚子银鬃

索南才让

或许它早就知道,并且恃宠而骄。除了漂亮的银鬃,它剩下的没有什么可夸的了。而它的缺点就像它的那巨大圆拱的肚子一样,能把这方草地包起来,然后那巨大的肚子就成了所有的缺点。它的肚子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它的脖子痒了,想和其他的马一样,用后蹄来挠痒痒,别逗了,那肯定做不到,它那后蹄子只能踢到肚子上,或者是空中中去,够不到脖子。再比如像别的马一样,用嘴去抠一抠肚子上的痒痒,也不行,肚子实在太大了,影响了脖子的灵活。可怜的大肚子银鬃,只能靠我刮梳全身给它止痒。但我哪有工夫天天给他止痒,我一撒懒,十天忘了这件事,于是它在放牧的时候,见不得石壁石崖之类的能刮蹭身



此间相逢

苏州地灵人杰,人才辈出。会吟诗的,擅作文的,能绘画的,好藏书的……不胜枚举。要挤进苏州高档文人圈,没有一点真才实学,真的挤不进去。清人沈复字三白,既无功名,又无背景,他生于姑苏人家的一个落魄家庭,有一位清秀清雅的妻子陈芸(芸娘),他们自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两情相悦,长相厮守,虽布衣素食,相拥简居,两人却过着一种别有诗情画意般的生活。不离不弃,形影相随,惜自古恩爱白头老,芸娘先沈三白去世。

芸娘一去,沈复在刻骨铭心、惆怅痛苦中,回味往日的百般恩爱,便在回忆中完成了《浮生六记》。《浮生六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夫妻生活的自传体笔记散文,凭此佳作,沈三白便在苏州文人圈内占了一席之地。沈复的《浮生六记》,记的只是他与芸娘(陈芸)柴米油盐的寻常岁月,书存六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前四卷出自沈三白之手,读来委婉雅致,情深谊长。后两卷失传,为后人补记。

沈复(1763—1832),字三白,号梅逸,长洲(苏州)人也,他出身于幕僚家庭,但幼年时家道日渐衰落;他住在沧浪亭畔,性喜文学,练成一手锦绣文章,却早早绝了功名之念。在《浮生六记》的精巧文字中,可以体味沈三白因深爱芸娘的缘故,两人亲密无间,琴瑟和好的家庭生活给了沈三白诸多写作灵感,促成了他在芸娘死后的真情表白。往日几十年的相濡以沫,如胶似漆的深情回忆,让他一吐于纸上,《浮生六记》是这对恩爱夫妻真实生活的写照。

《浮生六记》回忆了沈复与芸娘最初的相识与相恋,芸娘自幼聪颖灵巧,虽家贫,却工于纺织、刺绣、缝纫等女红,最让沈复记忆犹新的是,芸娘在翻阅白居易《琵琶行》时,居然吟出“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的句子。13岁的沈复为其外貌、人品与才情所吸引,便对母亲语道:“吾非芸娘不娶。”一个女子的惹人喜爱,不单是她的聪颖与外貌,更是她性格温柔,做事通情达理。沈复通过一系列细节描绘,勾勒出芸娘素雅中的百般妩媚。他们婚后过着一种布衣蔬食而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沈复的笔下满纸都是耳鬓厮磨、相视嫣然的爱恋之情,或插花、或读书、或品茗、或焚香、或绘画、或吟诗,家中并不富有,但一树一木、一山一石,皆成为这对伉俪无限美好的遐想天地。芸娘爱李白与白居易的诗,沈复字三白,芸娘自认与“白”有缘也。

沈复与芸娘结婚于18岁,两人生活简朴,布衫淡饭,但恩爱如初,朝夕依念。可惜陈芸于41岁香消玉殒,沈复悲痛中回忆23年的种种往事,完成了《浮生六记》。《浮生六记》有许多真情温馨的句子:“雪夜里,生暖炉,促足相依偎,静闻雪落无痕”“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是夜月色颇佳,兰影上粉墙,别有幽致”“白莲香里,清风徐来,令人心骨皆清”“看花枝堆锦绣,听鸟语弄笙簧”。

由此可知,沈复将琐碎的日常生活记于笔下,在布衣饭菜中有说不尽的闲情雅趣,因心爱之人已逝,沈复百般无奈中感叹:“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陪我夜已深,无人与我把酒分。无人拭我相思泪,无人醒我茶已冷。无人听我述衷肠,无人解我心头梦。这些刻骨铭心又文采斐然的句子,是贫贱夫妻伉俪情深的刻痛与吐露,读来动人心魄。而沈复笔下的陈芸不仅美貌秀丽,聪颖大度,又精于烹饪,好评花品月,又善解人意,知情达理,有很高的文学修养,陈芸虽称不上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丽,却被林语堂先生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



夜光杯



金菊飘香(剪纸) 孙平

九月,张扬姑娘从喀什回来,带来四个大石榴。滋润饱满,红艳艳,一时舍不得吃,放在桌上。月余,皮已经变薄变干,依然是红的,褐红。当清供也漂亮。

石榴剥开,粒粒晶莹饱满,红得不动声色,望之口舌生津。一直怕食酸石榴,那酸,想想都倒牙。石榴的滋味,甜多,酸只能有一点。每回吃石榴必剥了放在盘里,用勺挖了吃。“半含笑里清冰齿,忽绽吟边锦囊。雾縠作房珠作骨,水精为醴玉为浆。”津津入口,石榴汁在舌尖舞蹈,不想触到石榴籽的硬,滋味在舌尖驻足。石榴吃的却也是这一畅一阻的滋味。就像一部好小说,读到引人入胜的情节,被吊足胃口,且听下回分解,峰回路转,又跌宕开去。街上有榨石榴汁的。嚼石榴汁最省事,浓浓的甜味穿舌过肠,喝得痛快,却少了剥石榴的乐趣。滋味如快餐,能饱腹

却少情致。石榴酒是好的。甜中带点淡淡的酒味,度数不高,比果汁口感好,其色又胜红酒一筹。倒在高脚杯里,如汪红宝石,美得低调奢华,明艳又深藏不露。

喀什皮山石榴好,个大味纯,

石榴

胡蛙蛙

当地友人说,石榴要连着白色薄膜吃才有药性。偶一一试之,涩,混着甜,滋味复杂,好似老顽童,老于世故而又一派天真,殊为难得。

有年在可可托海购得一石榴手串,珠子一般大小,滴溜溜的,红得雅致,戴在腕上,活泼喜人。《红楼梦》里,宝玉要看宝钗戴的红麝香串。宝钗一急,竟褪不下来。只得掀起袖管,露出雪白酥臂,宝玉竟起羡慕之心。石榴石红得剔透、低调,更符合宝钗不事张扬的

性格。有一对耳环,颗颗石榴如绿豆大小,缀成扇形,垂下来,行动处钗影蹁跹,不知是风动还是影动。耳环是友人送的,其中有惺惺相惜的情谊。这些年首饰买得多,戴得少。

那年秋天,去齐白石书院。院里有一株石榴树结得繁茂喜气。有的石榴,开得太过竟裂开了,晶莹的石榴籽露在外面,俏皮活泼。玉口锦绣,开开心心的孩童,一派烂漫。这怕是文人爱画石榴的原因吧。

五月榴花照眼明。有年在车水步行街,明蓝色雕花大门半掩,红艳艳的花朵跳在眼前。推门进去,院子当中一树石榴开得热闹。院子里的维吾尔族姑娘,大方地走过来与我们合影,笑容如榴花一般红艳。回来后洗了照片,按她留的地址寄去,不知道她是否收到?倘若收不到,那一刻的欢喜也在心里了。

一生中总常见几次过目难忘的美,这两次都算。

好友军萍兄,钟爱书画艺术,为人豪爽,常常邀请书画家朋友雅集,挥毫落纸,畅怀共饮。他近期又新设一画室,备好宣纸颜料印泥,邀请书画同道前去舞文弄墨。

那道,邵琦教授和几位学生一起动笔,绘就《溪山清远图》,落款盖章时,却发现印泥盒中只有印泥缸而不见印泥,军萍问会所服务员。服务员面露尴尬,答道: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只是洗了一下,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此时,我们明白了,第一次笔会后,这位服务员把颜料盘包括印泥缸都洗了一遍。虽然缸里的“颜料”很难洗,但“认真负责”的服务员还是费了好大的劲把它洗干净了。

印泥缸

刘国斌

太子埡位于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西南部,海拔2600多米,负氧离子瞬间最高峰值为每立方厘米27.21万个,森林栈道长1500米。现已成为游客徒步原始森林“洗肺”、深呼吸的必游之地。

我们到达太子埡,一下车便扑入清凉凉爽的空气中。我们从西入口迂回上下前行。不远处,赫然入目的一块铭牌“森林健步走”介绍,森林健步走是一项以促进身心健康为目的,讲究姿势、速度和时间的步行运动。在太子埡原始森林健步走,可提高心肺功能和耐力;提高血液质量,增加组织器官的血流

量,有效防止动脉硬化及其他并发症;调节血管机能;减肥;促进骨关节健康;增强人体免疫力;改善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这些话,令我们这些唯健康是求的古稀老人神情为之一振,啧啧称赞,连说“太子埡,来对了!”刚好一旁的气象显示屏显示,此时此地的负氧离子含量为每立方厘米20.5万个,于是又大呼“快深呼吸”,个个贪婪地呼吸起来。

沿栈道东行,在临台听溪处,一棵树龄495年的巴山冷杉,树干挺直,参天而立。冷杉周边,溪水叮咚清脆,箭竹青翠欲滴,苔藓丝丝如棉,青草翠绿似毯,大自然的

气息,触手可摸。导游老李说,太子埡移步即景,好看的还在前面呢。果

然,接踵而来的“海棠藏娇,高山杜鹃林,山花映日,沐雨新竹,鸟鸣山幽”或图或景,无不令人惊艳。林道深处,一块“熊、野猪、金钱豹、獐子出没处,请快速通过”的标牌,让人自然想到太子埡的良好生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正遐想中,又有人冷不丁地大呼:“请深呼吸!”

那天,在太子埡还领略了原始森林的“不测风云之美”。晴时,太阳坚决地透过浓密树叶的缝隙,洒落一地的碎金;雨时,雷声隆隆,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身上,栈

道湿滑;风时,一阵紧一阵,大片大片的树叶飘落,发出窸窣窣的声音;静时,原始洪荒,静谧空灵,宛如世外桃源。我们由衷赞美大自然的神奇,尽情享受原始森林的多变样貌。导游老李却说:“你们还没看到原始森林的真面目呢!”他介绍,能被称为原始森林的必须是:地面有苔藓植物,终年不枯;藤类绞杀现象,藤类攀附其上;自然倒伏的树木;附生的菌类;伴生的兰科植物和地被物。“唯具五项特征,才‘货真价实’。”

难得在森林深呼吸,让我留恋。有诗曰:箭竹冷杉金猴奇,高山草甸富氧气。原始森林健步走,沉醉其中深呼吸。

健康

健步森林深呼吸

薛全荣